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冷眼觀  
第二十三回 訊理會堂上露真情 開喜筵同人出公份

「我當時聽見堂信告訴我，他是揚州阮太傅的孫少爺，我就生怕他認出我來，倒不好不招呼，只得拿手帕子掩住嘴，裝著咳嗽怕風的樣子，三步做兩步，兩步做一步的趕忙走了。旭公你想，他那種樣兒要叫一個會唱傳奇的人聽見了，豈不要疑他是從那《小和尚下山》一折上甚麼『一年二年，養起了頭髮；三年四年，討個渾家；五年六年，生下娃娃；七年八年，成人長大；九年十年，落他喊了一聲和尚爹爹，落他喊了一聲和尚爹爹』剽竊了來的麼？」真曉輪道：「你這話倒有點兒像。那麼一大篇子，實在很虧你有這許多的記性記他呢！就是一班下流社會的人，本來就不知道甚麼東西叫做道德範圍，甚麼東西叫做名譽得失。一經被那些自私自利的邪說入到腦氣筋裡，就如同雲從龍風從虎，物類相感，自然脗合。還可以拿不知不罪一句話，替他為解脫地步。若這個姓阮的，明明是阮太傅的孫子，邗江世家大族，總不見得從小兒沒有受過教育的罷？怎麼也是這樣樂下流而忘返，視一般強盜行為比封侯相還要看重大些呢？這就是令人索解不得了！」真曉輪說到這裡，又拿眼睛眇了蕭菲一下，見他仍自在那裡低著頭抽他的鴉片煙不動，遂又笑了一笑道：「我聽得人說，目下那些紅幫裡的人，自從徐懷禮一人歸正，便如同蛇無頭而不行似的，也就安分的許多了。還聽得人說，內中有幾個很有名譽的鹽梟頭目，如任春山、沈葆義各人，也都見異思遷，陸續的做了官了。所以這兩年，由長江路上來的人就沒有再像從前那戊戌己亥年分，聽見沿途村市上，沒一處不是三三五五，不衫不履的人，聚著講甚麼桃園義氣，梁山根基那些風話了。這件事的影響所及，還算是劉忠誠在江督任上一宗大大的善政呢！」

我笑道：「這句話倒還不錯。若不是他信從長江提督黃苟巖官保的話，把徐懷禮設法招撫，一直蔓延到現在，那還了得麼？設或再勾結了那些海外黨人乘機起事，不免癩疥之疾要變成心腹之患了，真多虧這麼擒賊擒王的一解散呢！至於這些瞎話，我當時也曾聽見過來，不外乎假仁義以誘脅同胞，倡平等以收羅亡命，抗眾害群，仇視官府而已。其實都是剽劫的粵匪餘毒，又沒有才力以濟其奸，只曉得奸盜邪姪四字，是他們應盡的義務。正如鼯鼠飲河，滿腹即止，又有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可以做得出來呢？可笑近年那般做夢都想陞官發財的官府，一經捉到個把清紅幫，便視為奇貨可居，不是說開會散飄，圖謀不軌，就是誇約期舉事，幸得預防。一味的張大其詞，以為邀功地步。如今竟被他們真個引出實行圖謀不軌，得期舉事的花式來了。弄得富有變貴為，貴為變回天，一時不啻銅山西崩，洛鍾東應，就像是有無數的海外黨人散處在內地，無一處不可以放洋槍，無一家不可以藏炸彈似的。又像那些官樣文章，倒像是替他們黨人預先的出了一紙報告，但現在告示上話雖說吏治既腐敗若此，動不動上以殺人為市恩，不以誣良為希寵，中國將來，還想強盛的一日麼？所以我說他們那些人，正合著四老爺罵強盜一句話：『都不是些好東西！』」

真曉輪聽一句，就應一句「是」，末後又連連的讚道：「此論甚是！此論甚是！從來國家敗壞，哪一代不是發難在官吏手裡呢？蓋官吏之性質，為君民間接的要道，在人身上，就如咽喉一樣。若此咽喉上有了損病，那個人還想得活命嗎？所以曾文正克復南京的時候，在偽天府看見掛著兩副聯語，一副是沉痛異常；一副是嘻笑出眾。那沉痛的一副上語意，也是含著這個意思在裡頭的。當下別項禁物都一律銷毀了，獨有這一副對聯，曾文正叫人把他移到後園裡石船上掛著，聽說至今還在那裡呢！惜乎次丹此時不在外面，不然問問他，從前隨侍他們伯大人小宋尚書在兩江總督任上，都該派看見過的。」

我聽了，正要請問他是哪兩副聯語，忽然從裡面走出一個人來，拍著手笑道：

舊主本仁慈，只因吏酷官貪，斷送了六七王天下；

新君更英武，從此天歸人與，收拾來十八省山河。

還有一副是滑稽體：

一統江山，七十二曲半（金陵城恰七十二曲半）；

滿朝文武，三百六行全。

這兩副可是不是呢？我急忙的望了那人一眼，原來正是宸章。真曉輪見著早站起身來，問他怎麼進去這麼久的工夫才出來的，難不成你們尊夫人還要次公做畫眉的張敞、傅粉的何郎麼？不然，就定是在裡面看了一出新《雙搖會》的堂戲出來的。宸章笑道：「適才小妾幸得一男，故而有失陪待，望乞恕罪！」真曉輪中報，便首先的向他道了喜，又拉我出公份，替宸章新生的小孩子做湯餅會。我也向宸章致了兩句頌詞。宸章又對我說道：「兄弟的解款，現在業已湊齊了，本想來日就派人押解，同世兄動身的。不想如今有了這一件事，只好攀留你多住一兩天，等小犬過了三朝，爽直同兄弟一路走罷！好在連頭尾日期算起來，還沒有逾十日限期呢！」我道：「世叔這裡有喜事，小姪理應留此照應的。但是要彼此拘行跡才好呢！」宸章道：「那個自然。你我通家至好，有甚麼行跡可拘，祇要你怪我過於簡慢就好了！」說著，又對真曉輪道：「旭初，你們談的甚麼古話，不要因為我一出來竟剪斷了，那就不如我還是進去的好了！」

真曉輪笑道：「我別要再想藉故規避，我正要請問你一件下流社會裡的甚麼那些在理不在理的事呢！想我平日博學多才，去年年終裡又得了同通班班裡通省幹員第一的考語，這一點子小事，多半你可以知道的，務必望我破點工夫，說把我們聽聽才好！」宸章此時，頗有趾高氣揚的氣象，又被真曉輪這麼一抬，不覺點頭嘆腦答道：「此話若在三年前問著我，要算合著《鏡花緣》小說上一句『吳郡大老倚閭滿盈』了。但是如今我還約略的懂得一點兒，不過是人云亦云罷了！」

說著，又把臉對著我笑了一笑道：「小雅世兄，這也是我們老三做了一趟發審局的差事好處。記得前年漢口，拿著幾名青紅理三幫會匪，上頭就提過江來，發到發審局裡研訊。那日聽審的人也不知有多少，我們老三終是膽小沒用，就生恐與大獄，預先的服感冒假迴避了，單叫我到局子裡去聽聽是甚麼消息。可巧我那日幾處客一拜，再彎到裡，已是快訊過了。點名單上只餘著一個山東人，說是甚麼理門裡的老師傅，還沒有審，我就挨到問官的後面去立著。只聽見堂上對那人道：『說你的。』那人就恭恭敬敬的先磕了一個頭，然後挺著胸脯子回道：『小的這理門，不比他們那些強梁霸道的規矩，一舉一動，都是勸人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的。先不先頭一件戒規，就不准喫鴉片煙，這是大老爺的明見，一個人不喫了鴉片煙，豈不是就省下若干的耗費了嗎？所以外面的人都稱說在清（指安清幫）必窮，在理必富了。那其餘的組織，大約同釋教差不多，實在沒有絲毫的壞處。不敢在大老爺面前打誑語。』說著，又拿手對著他後面跪的那兩個人一指道：『大老爺不肯信，求恩問問我這兩個徒弟就知道了！』那問官真個就把那兩個人喊他跪上些，問道：『你們兩個人姓甚麼？叫甚麼名字？向來是做甚麼行業喫飯的？怎麼樣好好生意不做，忽然想去在理做甚麼？今天對本委有一句供一句，本委好替你們轉求臬台大人恩典，開釋你們。』那兩旁的野蠻皂役，便一疊連聲的吆喝道：『快供！快供！』其時一個人已經是嚇得張嘴說不出話來了；還有一個頭上生禿瘡的人，膽子略大些，紅著臉回道：『小的叫李阿三，人家因為小的沒有頭髮，所以個個都叫小的做電氣燈。他姓趙，名字叫趙雞子（趙與灶同音），卻都是做飄行的。』那問官道：『本委瞧不起你們，倒是兩個做票行的，還是做的彙票呢！還是做的那發財票子呢？怎麼好端端的體面商人也會入起會黨來？』那禿子又道：『小的說的飄行，就是那掃清碼子，爽直說一句，是兩個剃頭匠，不是你大老爺心裡想的那彙銀子票行同那發財票的票行呀！』

當下問官被他頂了這一句，倒頂得沒趣起來，不由的惱羞變怒，沉下臉道：『唔！誰問你這許多案外的淡話！快些兒照正案供，究竟是怎麼樣入黨的？入了黨他又交代你些甚麼？倘要仍照前狡展，準備掌嘴！』兩旁站堂的皂隸又扯著報喪的嗓子，喊了一聲堂威，那禿子嚇道：『莫打！莫打！我說就是了。不敢瞞大老爺的話，小的同趙雞子都是有口把鴉片煙癮的人，每日賺了百把子銅錢，均苦不夠自給。可巧那一日，有個姓馬的理門師傅來對小的說……』問官道：『他來對你說些甚麼呢？』禿子又道：『他說：『電氣燈哪！你們弟兄兩個，可想發財不想？可要從今以後喫白大鴉片煙不要？』小的道：『發財是人人都歡喜的，至於鴉片

煙會有白大喫，那更是巴不到手的一件美事了。但不知財是如何發法？發了之後，可有甚麼後患？白大鴉片煙是如何喫法？喫了之後，還要錢不要錢？」他道：「這件事有甚麼後患呢？又誰同你要錢呢？祇要你一心頂禮，預備五吊大錢一個，我帶你們去點上一個理。從今以後，鴉片煙也不喫了，一切浮費也沒有了，豈不是只悉富不悉貧了麼？」當日小的不該一時之愚，夥了姓趙的各備五吊大錢，隨著那姓馬的走去。」問官聽到這裡，便緊上一句問道：『你們跟著他去，到一個甚麼地方呢？』禿子透了一口氣說道：『小的當日跟著他，走到漢陽城外鸚鵡洲上，那竹木匣捐旁邊一所小板屋裡，他便止住小的，叫一個一個的進去，說甚麼他們禮堂裡的規矩，是六耳不傳道的，所以小的同趙雞子，是分作前一後兩起進去的。』問官又道：『你進去見著甚麼沒有呢？』禿子道：『小的看見裡面是一明兩暗的房子，四面八方，並無一塊磚瓦。原來是那木排上用的排屋，今天安在這裡，明天嫌這裡不好，又可以遷到那裡去的。當下小的才走近房門口，就有一個在家人穿和尚衣服的侏子，上前攔小的，叫莫要走。又把小的兩隻腳，一隻搬到門檻裡頭站著，一隻仍然放在門檻外面站著，然後拉著小的的手，大聲問道：「你可是真心在理麼？」他說了這一句，便又低低的教小的道：「我就說是真心來在理的。」小的就隨著他，學說了一句。他又喊道：「你既是真心在理，咱們今天就可拉你進門了！」說著，又使勁說了一聲：「進來罷！」便猛把小的往房裡一拖，小的也就身不由己的隨他進去了。』

問官道：『那個穿和尚服色的在家人，你可問過他的名姓麼？』禿子道：『這個卻沒有，聽說他們堂裡的執事，叫做甚麼接引師、陪堂師，再加當日小的一進了房，他就不容小的抬頭，硬喝叫小的跪下來，拿兩隻腿在地下走路，大約挪了有一二尺遠近的光景，就已頂到一張架子牀面前了。猛聽得牀上有人叫喚：「徒兒抬起頭來！」旁邊那個拉小的進房的人，忙著替小的答應道：「小徒有罪，不敢抬頭。」又聽得牀上人道：「恕你無罪，抬起頭來，好聽為師的教訓。」小的不敢欺大老爺的話，我此時已是早經抬起頭來望了他幾眼了。原來也是一個戴毗盧帽子，披袈裟的在家人和尚，盤著膝坐在那裡，後面還拖了老大一條淌三花油水滑的辮子。再朝兩旁一看，並沒有第三個人在屋裡，連先時那個拉小的進門的人，也不知何時已自去了。只見牀上坐著的那人對小的招招手，叫小的近前一步，說道：「徒兒聽著：你自從進我理門，須守我規矩，酒色財氣四門，須戒去頭尾各半，一切飲食，均須清減。」說著，便拿手望天上一指道：「天上不喫雁鴿鳩。」又朝地下一指道：「地下不喫犬馬牛。」復行望空中一指道：「水中不喫鱧鱉鯽。三葷五厭，一概不准入口。以外便是水旱大鼻湖五種煙草，也不准喫。如有逾我戒者，天地人王滅，代代子孫絕。還有五字真言，交代於你，上不准傳父母，下不准傳妻子。如有違背師言，妄自出口，定有斷頭之禍，慎之！慎之！倘遇急難之中，對東南若耶山高叫三聲出口，自有神人搭救。」後來又教給小的一個保身立命的小方法兒，就出來了。以後，便是每逢初一十五朔望兩日，帶著五百文香儀，去討老師傅的順。』

問官道：『甚麼叫做討順呢？』禿子道：『這個卻與進堂的規矩不同。進堂的那日，是一師一徒，別項人連要個影子玩玩都沒有的。這討順的日期，卻是大家都攢在一處，或十個人一班，或二十個人一排，個個都一隻手捧著香儀，一隻手打著單稽首，對著那老師傅致頌詞道：「討老師傅的順。」老師傅便派人先將各人手裡的香儀挨一挨二的收下後，一隻手扯著偏衫，一隻手舉起和尚袖子，向眾人一揮答道：「你們都順遂了，你們都造化了。」這個名字，就叫做討順。是我們理門裡每逢朔望萬不可少的規矩。以上都是小的實實在在的話。灶老爺上西天，有一句講一句，萬不敢瞞混大老爺的。或憐我們兩個人，都是屬雞的，每日抓一爪子，才有得喫一爪子呢！姓趙的身上，更多個三日頭的陰疾沒有好，一總兒都要求你大老爺開開天恩，放我們回去罷！」說著，又儘著碰頭。此時我見堂上問官業已替換了一個人了，只見他將供招翻覆的看了一遍，便對禿子問道：『還有五字真言，同那保身立命的甚麼小方法兒，未曾供清，索性說了罷，本委好替你們求上頭的恩典去。』禿子道：「哎喲！我的青天大老爺呀！小的適才不是說過了嗎？那五字真言是要到急難之中才能許出口呢！如有平時當作沒事的樣兒說出來，可不犯那斷頭之禍麼？別的話小的都可以說，只有這幾個字，是不當人子的呀。」

問官見他不肯說，就想了一想，又問道：『一個好端端的百姓，捉將官裡去，殺腦袋打屁股，可以算得急難算不得急難呢？』禿子道：『小的就沒有喫過狗肉，也聽見過狗喊過的呀！殺頭固然是沒有命喫飯，打屁股也是九宗七祖都不得超生的事，怎麼還不算得急難呢？算得過！算得過！』問官忙又接著他這句話問道：『既是算得過，本委今天就替你出個主意，破一破迷信也好，叫你自己實驗實驗這個五字真言是靈不靈。』一面說著，一面就向刑杖籤筒裡抽了幾枝行刑的籤子，往堂下一撒，嘴裡喝道：『來嚇！替我打了拖下去重打？』其時真是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，早把禿子不由分說的拖翻在地，一個人拿一條麻繩絡了頭，當著小辮子揪在手裡，一個人就■了腿，便一五一十的數起來。不多時間，已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橫飛。我當時去留神那禿子，起先百十下還咬著牙齒，忍住痛不肯開口。後來大約是熬煉不過了，才聽由輕而重的喊道：『觀世音菩薩呀！觀世音菩薩呀！直等一千小板子數完了，他還自在那裡如同舌尖上安了轉輪一般，不住口的唧唧噥噥念。我看了他那種愚相，真覺得愚的可憐，愚得可笑。只見問官又道：『你那五字真言，可念好了沒有？屁股上的疼痛，念了究竟有知覺還是沒有知覺？』禿子道：『小的從一打起，就業已念了有五六百遍了，無奈念自管念，屁股疼只管疼，並沒有見得有甚麼影響呀！恐怕是今日菩薩不在家裡罷？』說著，又趕忙的改口道：『恐怕今日老佛爺不在家裡。』

問官見他直到此時，還是這們的迷信，連菩薩兩字都不敢輕易出口，便氣得把驚堂木一拍喝道：『好糊塗的東西！這五字真經，明明是他們理門裡人借了來騙人錢的，你倒已經自己拿屁股實驗過了，是一句沒有效力的白話，怎麼仍是這麼的藏頭露尾？還有甚麼保身立命的小方法兒，快供出來！倘再要有意遷延，待本委拖下去再重打！』那兩旁的衙役們，又吆喝一聲對他道：『天氣怪熱的，帶累我們弟兄跟著你受罪，快些兒供罷！不要回來自尋苦喫。』禿子道：『供供供！我供！我供！自從戒了鴉片煙之後，就是常有點兒血氣不定起來，常想要朝漢口花煙跑。誰知我們老師傅早為之備，就預先教小的一個彭祖倒海法。』問官道：『何為彭祖倒海呢？』禿子道：『說也奇怪，祇要每日於臨睡前，先把兩隻腿同死人一樣挺直了，然後一手托著外腎，一手拍著頂門，須要拍一下，提一口氣，如同忍大小便的，如此左右換手，拍三百六十五拍，提三百六十五提。候至一百二十日，工程圓滿，就可以成金剛不壞之身了。任憑你怎樣屙，舍利子都不會泄的。但是在一個婦人身上，那就可要請他到閻老五家喫湯飯去了。小的已是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還要求大老爺開恩才好呢！』問官便看著招房書辦，把各供謄寫清楚，又加上了堂諭，便將各人打的打，枷的枷，分別收監的收監，押待質公所的押待質公所。我也就乘此時還未退堂，人不過擁擠的時候，走出來了。你看，若照那禿子的供上論起來，在理會就是沒有甚麼壞處。但這採補一事，照人妖例辦起來，也就足夠丟腦袋的了。莫說還有假佛斂錢，妖言惑眾在裡頭呢？」我聽了，忙應道：「世叔說的極是！」真曉輪便走來，同我約了替宸章開湯餅會的日期，大家都說在洗兒日好，議定，也就隨同蕭菲各自散去。

如此晨昏迅速，不覺又是玉兔兩升，金烏三現。本日便是宸章哲嗣的三朝喜日。由真曉輪預先柬邀了幾個知己朋友，賈貫諸人自必在內，不用再說。屆期，大家見了面，便先同宸章行了賀禮，又叫人傳話到裡面去，向夫人道了安。宸章又叫人將一個粉妝玉琢的小哥兒抱出來，把大家看。大家又恭維讚美了幾句，才一面將小哥兒送進去，一面依次入席。筵席便要鬧甚麼擊鼓催花法勸酒，真曉輪道：「這個卻使不得！打從我頭一個，就不會過鼓，而鼓聲行止，皆由擊鼓的人一方私定，難保沒有有意捉弄人喫酒的念頭。還不如擬個把燈謎兒，或是聯句做幾首詩的好。再不然，就索性從俗一點兒。」其時座中有真曉輪約來的兩個朋友，一個姓羅，名利，號崇歐，是個漢口德昌洋行的買辦；一個姓庸，名伊，字亥人，是個新從北洋軍醫學堂裡調來，委充湖北軍醫官的。都齊聲贊成道：「賈老先生之言甚善，自古君子不苦人所難。況這飲食宴會，更是一件怡情悅性的事，倘要像中國科舉未停時代，秀才考歲考的那樣拘束起來，殊於衛生之道不合。」賈鈞之點了點頭，便轉過臉來對我說：「小雅君於意云何？」

我笑道：「三人行則吾從二人之言，本不當越俎妄擬的，但是這全福壽猜拳一件事，我指下不甚了了。所有從前在上海臺面上應酬，都是堂子裡信人代拳慣的，所以真至今日，還會伸錯了指頭呢！要依我的笨見，倒不如各人隨意說個把雅俗共賞的典故兒，不能者罰酒。如此既可以交換智慧，發人心思，又可以替主人翁多銷上幾罇酒，這卻是我從前在南京秦淮畫航上行過一次的。彼時

大家一個勝一個的說起來，倒覺得很有意味，就是要公舉出一個人來做令官，才可以有人總賞罰的機關呢！」

宸章道：「如今是倡行新政的時代，官場中人正在那裡提議地方上人人自治的資格呢！我們也不須得立甚麼令官，總甚麼賞罰，只挨一挨二的說去便了。但是有久思不得，或有心罵座的，必要罰他喫十大杯酒，庶覺有個限制。你們如果怕起頭，我不妨就先說一個式樣，好成就我們小雅世兄的雅願。」說著，便揚著眉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有一個人家，老夫妻兩口兒，春秋雖高，愛情甚篤。每日更闌人靜，輒以金花插銀瓶一語，為敦倫暗號。可巧那一天晚上，來了一個說書的瞎先生，到他家借宿。當因地方偏僻，就在老夫妻臥房外面擺了一牀臥具，請他睡覺。及至房內外都睡定了，老頭子就要同老奶奶照常淘氣。無奈老奶奶堅持不肯，說是：『瞎先生睡在外房，相離咫尺之間，倘要被他聽見了甚麼動靜，明日出去當作書說起來，看你啞大的年紀，老臉朝那裡擺？』老頭子道：『他們走江湖的人，終日辛辛苦苦，一倒頭還不睡著了呢？哪裡還有甚麼神思來聽你這個把把戲？』老奶奶道：『我不信，你叫喚叫喚他，看他睡著沒有？』老頭子就當真喊道：『瞎先生，瞎先生，你可會說唐書呀？』瞎先生儘著打呼，不來答應。老頭子停了一會，又高起喉嚨喊道：『瞎先生，瞎先生，你可會說宋書呀？』瞎先生仍是那怕你天驚石破，怎當他酣睡如雷的一絲兒不應。兩老口兒只說他真入睡鄉，便放心大膽的行其故智。及至第二日早上，依老奶奶的意見，讓瞎先生早些兒走罷，回來人家還要去說書做生意叫！怎奈老頭子不肯，唧唧噥噥的道：『瞎先生，你在我們這裡怠慢了一夜，昨晚又喫了夜飯，今早又喫了早點。叫你把錢呢，你又是跑腿的人，我們又不是開的飯店客寓。不如請你把那本山貨的書，說幾句話把我們醒醒瞌睡，就此抵沖了罷！』瞎先生道：『用得！用得！我正要有一段新書，要講與你們聽呢！』遂調好弦索，先彈了一個開口調，然後揚著嗓子唱道：『話說桑榆莊有一對垂老夫妻，頭雖白髮，心正青春。唉！……臨死春蠶，絲猶未斷；當風蠟燭，淚已成灰。你看他呵！良宵無事且從容，一對家雞睡正濃。你問我唐書我唐會說，你問我宋書我宋有名』唱到這裡，他忽又提高了一調，唱道：『你們金花插入銀瓶裡了，可憐苦了我江湖說書的人哪！』」

宸章說完，對我道：「我如今已起了頭了，你是作誦的人，又在首座上，應派輪著你接說了。」眾人都望著他掩口胡盧，笑個不住。正是：

責人者明責已暗，  
坐談容易起行難。

要知他們笑的甚麼，且看下回分解。